

月光里的石板桥

◎孙爱勤

一座很小的石板桥，横陈在村前小溪上，桥很短，也很窄，仅容一人通过，桥面是一块很厚很笨重的大青石，上面凿了水纹，周边还有稀疏的花朵细叶。

春天，我们到坡里挖野菜，回家时，天色已晚，橘黄色的月亮，挂在东山顶的树梢上，我们把提篮放在石板桥上，蹲在小溪边洗手，比谁挖的野菜最多。

灰扑扑的石板桥上洒了一层月光，月光又从石板上反射出一缕微光，朦朦胧胧，有醉意。我用手拂了拂，坐了上去。夏夜的石板桥是温暖的。孩子们在溪水里洗澡，我躺在石板桥上，看月光一缕缕往下飘，然后缠绕在一起，软软地铺在石板桥上，我感到了一丝融融的暖，这种暖，带着白茫茫的热气，正向着村庄那边飘过去。

溪水潺潺，从桥下流过，溪水里有一枚月亮，像盛满春光的碟子，满满的透明的琥珀色。

桥面上起了凉意，我站起来，看了看水中的月亮，这时母亲唤儿回家的声音蓦然响起。我们赶紧走过石板桥，把石板桥上的月光远远地甩在身后。在村口驻足回望，石板桥很像童话里正在酣睡的王子，月光一层一层覆盖在他身上，像一床金被子一样闪闪发光。石板桥不会侧身，因为全村人的目光都聚焦在这里，每一束目光都蕴含着希望和梦想。

秋天是收获的季节，秋夜也日渐丰满，且有喜悦的气息氤氲于各个角落，石板桥更是忙得不亦乐乎，月亮升上来，月色也有了丰收的味道。

晚归的人还在路上，路上也有月色，但路上的月色比石板桥上的月色要淡些，石板桥上的月色是美酒一杯，路上的月色是清汤一碗。晚归的人挑着一担担喜悦，在石板桥头停下，洗一把脸，看看石板桥上皎洁的月光，此时的月光很美，美得令所有形容词都感到羞涩。

我们跟在大人身后，也停下来看月光，看着看着，就想把月光装进衣兜里，悄悄带回家，躲在被窝里仔细欣赏，只是月光太过丝滑，从衣兜的缝隙里漏掉了。

有天傍晚，母亲到石板桥上洗菜，顺着把石板桥上的月亮也端回了家，那轮月亮真大啊，明晃晃地漂在盆子里。母亲把盆子放在天井的石板上，我蹲在盆子边上看，看了又看，甚至忍不住想伸手把它捞上来，挂在门前的柿子树上。

冬天的石板桥冰冰凉，摸一下，冻手。冬季的月光干燥，带着毛刺儿，齐刷刷泼在石板桥上，石板桥就有了寒意，刻骨的冷。大人不允许孩子们到石板桥上玩，说大冬天的，月光也是凉的。

月光在石板桥上逗留一晚，第二天早上就变成白凌凌的霜。上学的时候经过石板桥，看到桥面上一层薄薄的霜花，就觉得这是昨晚留下来的月光，它们再也回不去了，就在这里长成一朵云吧。

其实很多人在冬夜的睡梦里，错过了一片月色的美好，那片月色，像从仙境里移植过来的，素雅，深情，但却刚直凛然，有雪落松枝的魂魄。

朋友来访，吃过晚饭，作别石板桥，那晚的月亮真干净，透亮，平铺在石板桥上，能照见人影，两人说过再见，都不想走，都流连这片月光。

月光下的石板桥，每个季节都有不同的美好，每一缕月光都有自己的个性，但都闪烁着美丽的光芒。



东镇山泉沐身心

◎张雯

于尘世的喧嚣中长久栖居，心，不知不觉被纷扰的琐事层层堆砌，似一面蒙尘已久的明镜，往昔的澄澈明亮渐渐消逝，徒留一片混沌与迷茫，于是便渴望一场能让心灵重新焕发生机的洗礼。

沂山位于临朐县，古称“海岳”，有“东泰山”之称，别名东镇，居中国五大镇山之首，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、国家森林公园、国家水利风景区。一次机缘巧合，命运的丝线牵引着我与沂山相逢。踏入这片钟灵毓秀之地，仿佛踏入了一个被岁月遗忘的仙境，所有关于尘世的纷扰都被隔绝在外。而在沂山的光影里，那别具一格的“沐”之体验，更是成为我生命中一场难以忘怀的奇妙旅程，如一阵裹挟着山林清气的劲风，将心头积压已久的阴霾一扫而空，引领心灵重回宁静的港湾。

沂山百丈崖瀑布为江北最大的瀑布之一，落差达80余米，四季长流，声如松涛。此外还有玉带溪等溪流，水流潺潺，为景区增添灵动之美。初至沂山百丈崖瀑布前，一幅气势恢宏、摄人心魄的山水巨制豁然于眼前铺展开来。那瀑布若挣脱了天际的束缚，从高耸入云的山崖之巅无畏地奔腾而下，恰似银河倒悬，又似万马嘶鸣奋勇俯冲，磅礴之势震撼人心。洁白无瑕的水花肆意飞溅，如碎玉乱琼，纷纷扬扬地飘散在空中，像是大自然随手挥洒的灵动笔触，勾勒出如梦似幻的奇妙景致。

日光慷慨挥洒，为这天地镀上一层

璀璨的光辉，飞溅的水珠在阳光的轻抚下，折射出五彩斑斓的光，仿佛是一条隐匿在水雾中的绚丽彩虹，连接着人间与仙境。我伫立在瀑布下的水边，不由自主地仰头凝望，那磅礴水流声，是大自然奏响的雄浑激昂的交响乐，一个个音符撞击着我的灵魂深处，唤醒内心深处沉睡已久的敬畏与热爱。微风轻拂，细密的水珠如烟如雾般飘洒在脸上，带来丝丝凉意，其间裹挟着山林间独有的清新气息，那是草木的芬芳、泥土的质朴与阳光的温暖相互交融的味道，恰似大自然温柔而深情的爱抚，让人心醉神迷。

我缓缓闭上双眼，摒弃一切杂念，全身心沉浸在这场水的盛宴中，任由瀑布的水花毫无顾忌地洒落于身。就在这一瞬间，心中堆积如山的疲惫与烦恼，被这汹涌磅礴的水流冲击得七零八落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这场山崖瀑布之沐，如一场神圣的仪式，不仅洗净了身体表面沾染的尘埃，更深入灵魂，洗去了心灵的疲惫与世间的铅华。站在天地间壮美的景观前，我真切地感受到人的渺小，如同沧海一粟，微不足道。同时深深领悟到自然的伟大与包容，它以宽广无垠的胸怀接纳万物，无论世间如何变幻，始终坚守着那份纯粹与宁静。那些平日里里紧紧缠绕着的功名利禄，是非得失，在此刻都显得如此微不足道。

夕阳西下，余晖将山峦染成一片橙红，结束了一天充实而又精彩的活动，夜幕如墨般缓缓降临，我拖着略带疲惫的身

躯回到山上的宾馆，温馨的灯光在静谧的夜色中晕染开来，为山间的小屋增添了几分家的温暖。睡前，走进浴室，当我轻轻拧开淋浴喷头，一股清澈的水流潺潺涌出，在触及肌肤的刹那，我便敏锐地察觉到了它的与众不同。没有城市自来水中那股若有若无的消毒水味，也没有因添加各类净化物质而带来的那种异样不适。这是源自沂山深处的天然矿泉水，纯净得如同高悬于山间的那轮皎洁明月，不沾染一丝尘世的污浊。水流质朴得仿若破晓时分洒下的第一缕阳光，纯粹而温暖，给予人最本真的滋养。

水如丝般轻柔地滑过肌肤，恰似母亲那双布满老茧却无比温暖的手，在温柔地摩挲，每一个动作都饱含着无尽的慈爱与关怀。全身的毛孔在那一刻尽情舒张，贪婪地汲取着来自大自然深处的珍贵滋养，仿佛是经久旱的土地迎来甘霖的润泽，焕发出勃勃生机。在这一方狭小却充满温馨的浴室里，我仿若与沂山的山林、清泉再度紧密相融。一天的奔波与劳顿，在温暖而纯净的水流轻抚下，如冰雪般渐渐消融，只留下满心的惬意与舒坦。

沂山的水，无论是气势恢宏，震撼人心的百丈崖瀑布，还是静静流淌在宾馆淋浴喷头中的清泉，都含着大自然丰厚的恩泽。它们以各自独特的姿态与方式，为我带来一场触动灵魂的身心洗礼。这两场截然不同形式的“沐”，让我深深眷恋，难以忘怀。



大爱无疆

——致敬张军桥医生

◎刘树亮

淮医闻令征鞍动，素甲街星向海涯。
重症深研施玉刃，危情迅解护云槎。
丹忱贯注千门泰，仁术熏修万类嘉。
心系中非传炬火，功铭坦鲁蔚朝霞。

咏竹

◎韩同运

破土新篁势九霄，丈夫宁断未弯腰。
无花不引蝶蜂至，有骨常擎翠叶娇。
妙笔好书风节亮，丹青难绘品行高。
谁识砍后成千器，百姓如君胜板桥。

乙巳伏日

◎高立基

老君炉烤暑衣糊，罩笠闷蒸曛日毒。
乙巳酷炎步极端，连绵灼浪接霄涛。

【越调·凭阑人】

荷塘雨趣

◎郭顺敏

天暮忽开云挂帘，珠玉声声敲翠盘。
鱼儿一队闲，游来不避船。
撑伞抓拍莲叶间，得意翻篇人忘言。
得鱼还忘釜，追花不看天。

【正宫·黑漆弩】

消夏老龙湾

◎衣明峰

清泉喷雪凉扑面，翠影径里路行缓。
看竹林、雾绕腾烟，碧水自将琴声远。
(么)漫肌肤、爽透心田，顿悟里诗魂幽现。
数喷泉、古调轻弹，避暑热、清凉可恋。
国人尊大义，海外树丰碑。

荆花

◎于悟秀

雨后的天空如洗过的蓝瓷，清澈而高远。即便是三伏天气，在这样的日子里也不觉酷热难耐。

我缓步踱至山边。山风习习拂来，挟带着泥土草木的清新气息，拂面之际，仿佛连尘世烦忧也被这风拂走，心头唯余一派澄澈的惬意。

满山坡的荆花正开得烂漫。淡紫色的花穗如云霞点缀山野，那细碎而繁密的紫，汇成一片无声的潮汐，温柔地漫过荒野。空气中弥漫着荆花特有的清香，那是一种足以勾起人无限回忆的气息。这香气仿佛能穿透时光，将我带回无忧无虑的童年。那时，我常将开着荆花的细长荆条编成花环，戴在头上，自得其乐。父亲也会带着我上山，寻找形态各异的树桩用来制作盆景。那些日子，简单而快乐。

耳畔传来低沉的嗡嗡，细看，是无数蜜蜂忙碌的身影，正深深埋首于荆花那不起眼的花蕊之中。这些微小的生灵，竟也懂得荆花深藏的意蕴。它们辛劳采集的荆花蜜，色泽清浅，质地纯净，是清热去燥、润肺止咳的上品，是夏日里天地赠予的一份清凉滋养。

荆花，即荆条所开的花。荆条，别名荆条、荆棵，为马鞭草科落叶灌木，多生长在山沟荒石坡上，耐旱，耐瘠薄。其根、茎、叶、果皆可入药，能祛风除湿，疏通经络，疗治跌打损伤之苦。

荆花，它不择地势，不择贫富，不择季节，即便在千山万壑之中，也能顽强生长。这山间不起眼的精灵，却拥有着不凡的品性。它启示我们：即便身处逆境，也要顽强绽放；即便力量微小，也要倾尽全力去奉献。

其实，人若真能如荆花般扎根于大地，又何须争逐浮名虚利？生命最深沉的尊严，恰在于那无人喝彩处依然完整倾注的心力——它不假外物装点，只在无垠天地间，静静地孕育着自己灵魂的香气。即使最卑微的泥土，也值得盛放最不可侮的灵魂；所谓永恒，不过是在人迹罕至处，安放自身如星如露的初心。

而这满山的荆花，连同它供养的蜂群、它坚韧的枝条、它深藏的药用价值，都在无言地诠释着：真正的丰盈与价值，并非喧嚣

的标榜，而是源于这沉默的、对大地与生命本真的奉献与回馈。



光影淮坊
摄影：常方方
拍摄地点：白沙河

朝花夕拾

老井往事

◎王树文

村庄外有四口井，一条小河，从遥远的源头，将老井紧紧地串联起来，堪比银丝上系着的几颗蓝宝石。四口老井与河结缘，同声连气，同气相求，一脉相承。

多少年来，人们已经告别了扁担与水桶，老井已然闲置废弃，多少年没有淘洗过了，草木覆掩了井台，落叶填满了井底。

所有老井身后都有一连串的故事，沧桑的，凄美的，辛酸的，感动的……老井就像一位老人，从渺远的故事里蹒跚着走来，絮絮叨叨地讲述着发生在他身旁的过往。

拂晓，当一抹晨曦刚刚露出粉红的脸，各家各户的男女老幼们便起床了，从此，咳嗽声、水桶声、钩担链条声、吆喝声、敲门声，响成一片。谁家的狗也被惊醒，咆哮起来了，引得周边所有的狗都醒了，“汪汪汪”地吠叫着，村庄里喧嚣起来了。

来来去去，去去来来。人们按序分成两队，路上便有了两行迤迤推进的平行线，湿漉漉地向远处伸展着。人们互相打着招呼，说笑着，一任肩上的水桶上下翻飞，有节奏地忽闪着，不知不觉就到了家门，而肩膀却不感觉怎么疼。

挑水的队伍里，不全是成人，偶尔也会夹杂小孩子的踪影。在农村里，十三四岁的孩子，特别是男孩子是要勇挑家庭重担的，他们会与父母亲一起，从事当时所

有的农活与家务。他们挑不动满桶，会挑多半桶，多半桶也挑不动，就挑半桶，有时身子骨弱，肩膀扛着，两手也擎着，半桶也难支撑了，压得面红耳赤，咬牙咧嘴，旁边会过来一位热心的哥哥姐姐，帮着挑回家去。

几年之后，少年长大了，他有时遇到这种情况，也会帮人家挑回家去。

村里人都说，矮子李是个能人。李三五十出头，个儿不高却很能干。每天鸡叫就起床，一副钩担在他手中玩得滴溜溜乱转，走起路来虎虎生风，在走动中他还能换肩。

不消半个时辰，李三家早已瓮满缸溢。这时，他会再次拿起钩担，挑了水去送给几个嫂子家。几位哥哥瘦弱，挑水是件难事，哥嫂自是喜不自胜，早早拿了毛巾开门迎候着，瓮满了，缸溢了，家家都不缺水了，这时李三才离去。看看太阳，已经三杆子高了。

逢节日时，特别是端午节的时候，路上更多了些忙碌的人，人们的脸上更是挂满了灿烂。

煮粽子，离不开好水，好水煮成的粽子，绵软浓香，甜味绕梁，散逸而去，会氤氲了整个村庄。于是，整个村庄就满是糯米味，枣味还有糯米的味儿了。

河是一般的河，但水很清澈，从上游水库里流淌下来，不含一点杂质。河中玩耍的

孩童们渴了，可以直接掬起一捧来。河水经过了泥土的过滤，渗进井里，微量元素也进来了，便成井水了，还多了些泥土的芳香。

人们依赖于水，仰仗着水，崇拜着水，就像五谷杂粮，让生命得以繁衍，让村庄能够延续。

一年四季，春夏秋冬。人们呵护着井，敬奉着井，始终没有将其遗忘。

盛夏时节，河水涨溢，洪水泛滥，有时会漫过井台子，村人会回家拿了水泥沙子和砖石，将井台垒高，再抹，抹得光滑。

隆冬时节，井台上的水会结冰，这时，住在村子南端看管菜园子的老人会准备了锤子，一点点将冰块敲碎，给老井解围。

日子久了，井底沉积了些许落叶的时候，会有那豪爽的二哥，扬扬粗壮的嗓门，吆喝着队里几位同乡，“走，去淘井去……”于是，一群人呼喊着就去了。井一年四季，是干净的。

几百年来，井一直是干净的。井躺在河堤上，一座过水小桥连接了通往水井的路。小桥的左面是一片一米多高的芦苇丛，绵延半里路的河滩，遮蔽了多少绮丽的爱情故事。

暑期的时候，这里也有热闹着的光景。水井北边的白杨林里，会有一群少年，在帮生产队菜园里干完活后，带着铁锨、铲子、水桶、袋子，去挖“截柳龟”。精明的小伙子，

会用铁锨贴着地面，一锨一锨去，没有，再一锨，没有。又一锨下去，地上会现出三四个洞洞。半个时辰过后，满载而归。伙计们会用水桶盛上些井水，有心的伙计会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火柴，再用石块支成锅框的形状，填上干柴，用水煮“截柳龟”。烟火漫起，袅袅的香味升起来，便是亲吻着每个人的鼻孔了。

小伙伴每人分八个，吃得特香。以至于许多年后，伙计们见了面，说说笑笑，都从来没有绕开过这个话题。

老井经年，却忘不了曾经的尘烟往事，还有那一串串鲜活的面容。熟悉的面孔又来了又去了，去了的还来的，去了的不来的。

老井不用了。人们对自来水的偏爱，让井没有了用武之地，老井也要去了。

挖掘机正在轰鸣，运土车正日夜忙碌，撇下了钩担的人们嬉笑着站在岸边，观望原始的一步退去。

苇甸子消失了，白杨林子消失了，过水桥消失了，老井们消失了。

不久的将来，这里将建成省级水利风景区。一条蓄水长河，将覆盖老井的位置，老井的头顶上，将会碧波荡漾。